



97081

晉乘蒐畧卷之六

周赧王元年魏人叛秦秦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明

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蘭虜其將莊豹按魏信張儀之

言倍從請成於秦儀去而復背之秦之所不適也是

時秦已得河西之地軍行坦途故近則直攻其腹遠

則兼扼其背曲沃晉之故國直入其郛而戍之所以

擣魏之腹心也離石趙之西邊拔蘭而虜其將所以

斷趙之右臂也魏已徙居大梁趙復遠出邯鄲直不

啗批亢擣虛而陰制其命也蓋旣讓勢於人無以爲

晉乘蒐畧

卷之六

固防之計矣

周赧王四年張儀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

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

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

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

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莫如與秦約爲兄弟之國趙

王從之按是時趙強於諸國先舉勝勢以驕之甘言

以悅之然後徐申其說此術士揣摩之常道而其意

在離韓梁齊以孤趙因以聳趙駕言韓梁稱藩齊獻
魚鹽終以塞午道軍成阜澠池使齊軍邯鄲驅韓梁
於河外攻趙以懾伏之而趙始不敢不從命儀真傾
危之士哉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地在趙
東齊西

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
糟糠地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蓄按韓地居太行西
北澤潞諸州在萬山之中岡巒起伏石多土少土宜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二

菽菽卽豆也山民煮豆和菜爲羹歲時用之歉歲不
厭糟糠量其有無多寡以自節其用而張儀卽以是
形容其不足謂秦之兵多糧足韓民藜藿不充以喝
韓然其地本磽薄民習於勤勞重禮義矜名節古所
稱瘠土民勞莫不嚮義者是以地雖險惡民安其土
而弗去也

赧王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儀詭說秦武王復入於
魏相魏一歲而卒按儀與蘇秦公孫衍及秦弟代厲
皆以從橫之術游諸侯致位富貴人爭相慕效山之

東山之西辨士如雲徂詐如星持衡御從如羣兒一
餅競獲自矜周最樓緩之徒紛不可紀而儀秦衍最
著於是天下競稱儀秦之辨然夷考其時合從者六
國之志也連衡者非其本心勉強從之而旋復畔其
情可見也詐謀之士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勢利咬軋
讒誑傾奪惟務欺誕而不能持久以求有濟於事儀
秦之稱雄亦祇爲炫赫一時之計豈果以辨勝哉

赧王五年秦魏會于臨晉張儀在魏也地志河中有
臨晉縣今屬府一統志云臨晉古地春秋時爲晉柔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三

地 泉地秦築壘以臨晉地因名臨晉漢爲河東郡解縣

赧王七年秦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
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
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
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
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
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
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

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
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
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
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
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甘茂攻宜陽五月
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譖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
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拔之索隱繇盜息壤以埋
洪水史記有地長之占柳宗元云地長隆起爲息壤
秦武王迎甘茂於息壤乃其地也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四

赧王九年趙君略中山及外地遣使約秦韓楚魏齊
并致外兵十年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
和按趙旣取數邑又要割地乘一時之勢而必鑿已
之欲於此亦太甚矣異時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太原
上黨趙又割地以和前後如出一轍反復之理固有
如是其不爽者已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九年與燕易土燕以平舒與
趙今靈邱縣北故平舒城戰國趙邑西北至渾源州
皆平舒地也按自獻侯復立於代城平邑武靈易平

舒於燕以廣其居其北卽狄之禱禳復滅於趙者也
方輿紀要靈邱故城在今縣東十里趙武靈王葬此
因以得名史記趙世家孝成王以靈邱封楚相春申
君是也

趙世家武靈十九年略地中山遂之代北至無窮西
至河登黃華之上思襄子并戎取代攘狄之烈與肥
義謀變服招騎射以備邊公子成稱疾不朝趙王自
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
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何以守之先時中山負齊之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

彊引水圍鄆侵暴吾地寡人欲變騎射備四境之難
報中山之怨而叔惡變服非寡人所望也成聽命乃
易服而出今大同郡志大同春秋時爲北狄所居趙
襄子踰勾注破并代以臨貉是其地府西南百十里
黃瓜堆卽古黃華也水經注柔乾水與武州水合經
黃瓜堆南北齊破柔然於黃花堆是也方輿紀要黃
河入中國經朔州西界爲西河以在平城西也

周赧王八年趙武靈王西略外地至榆中林胡王獻
馬歸使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用樓煩軍按此中國

用外兵之始嵐勝之北故樓煩外地武靈王逐林胡
有其地致樓煩之兵用以攻伐嵐勝以南離石蘭爲
趙邊鄰於秦東鄰上黨韓地卽武靈所謂趙西有林
胡樓煩秦韓之邊也方輿紀要崞縣東地有樓煩故
城晉所置也樓煩故地在陜北趙武靈王滅樓煩王
而用其人以其人自爲一軍踵牧野用庸蜀羌髡外
國之兵藉以謀秦不挫於強鄰而鮮卑突厥回紇沙
陀自此接跡於并代矣通志靜樂縣城南有趙王城
武靈自代至陰山守樓於此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六

戰國策趙武靈王破原陽以爲騎邑趙人牛贊曰國
有固籍兵有常經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
器今王以破卒散兵奉騎射臣恐攻獲之利不如所
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賢人觀時而不
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昔先君襄主與代交地築
城境上爲之封城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
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
之事非子所知牛贊稽首聽令遂易服率騎出於遺
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闢地千里

按是時代西皆林胡樓煩王所居嵐勝二州邊外林胡錯處武靈驅出幕北西略外地至榆中變服騎射以備樓煩秦韓之邊賜周紹變服衣冠具帶以傳王之命將軍大吏皆貂服王改服以金璫飾前前搖貂尾爲貴職靴用長勒如式并引諺言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雖易常經固籍亦能稱雄於代北矣方輿紀要原陽城在大同府境故趙邑水經注芒于水南經原陽城西是也

赧王十二年秦取魏蒲坂陽晉封陵又取韓武遂按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七

秦之窺魏無已時也先以甘茂伐魏而武遂歸韓之讒與茂舍蒲坂而止其役昭襄初嗣魏冉爲政威震於時乃復伐魏取魏沿河之邑復取韓武遂以如所願蠶食之謀自魏始矣史記世家晉陽作陽晉其地在蒲坂之東風陵之西大河之陽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括地志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水經注函谷關直北隔城有崇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唐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臨汾縣志武遂城在縣西南史記秦援宜陽陟河城武遂是也

史記魏襄王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
按此陰逆陽伏極而爲變也陰陽二氣順則行而逆
則變通於人事而有桴鼓之應張儀入魏賊環天下
之大局相魏以愚魏陰盛於下二氣相感而變生轉
女爲男此大變也而人事亦有適合者當時儀與公
孫衍皆生於魏而賊魏人趨而奉之大丈夫名稱驚
世駭俗而不知爲妾婦之道也然儀竟以其道亡魏
強秦世以爲大丈夫當如是實無異陰極而變陽也
司馬公大書異變於簡編蓋亦有微意焉迨漢劉聰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八

僭位平陽內史女化爲丈夫聰之矯誣暴戾氣於是
一變明嘉靖間畔人趙全等諛附諂達建板升於歸
化城教之攻戰屠毒人民歸化城東南卽左右衛也
嘉靖二十七年右衛馬祿女化爲丈夫明年左衛女
子吳拾亦化爲丈夫同出於叛人肆逆之地與前事
相符諸皆見於史志徵應如一儀之流毒中國則劉
聰之反於長安也儀本魏人入秦復相魏而亡魏則
趙全諸人之叛入北也蓋天地一氣之流行氣不順
而沴戾生陰陽之變人事之窮如影隨形矣

趙世家成侯三年魏敗我藺武靈王二十三年秦拔我藺又武靈王曰先王取藺郭狼郭狼卽臯狼皆趙地方輿紀要永寧州西藺城戰國時趙邑也漢置藺縣武帝封代共王子罷軍爲侯邑是也臯狼城在永寧州西北漢置臯狼縣武帝封代共王子遷爲臯狼侯是也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涇氏濩澤方輿紀要涇氏城在高平縣東十里漢縣置此濩澤在陽城縣西北十里墨子云舜漁於濩澤漢以此名縣水經晉乘蒐略卷之六九注澤水出白澗嶺經濩澤城南又東注於沁水卽濩澤也隋置澤州亦因以名

史記魏世家惠王九年伐趙敗韓師趙師於澮趙世家成王十三年魏敗我澮取皮牢魏武侯九年狄敗我於澮皆是地也方輿紀要皮牢城在翼城縣東北今爲牢塞村又志云在縣西三張村春秋時鄭太子奔晉居此亦曰壽城括地志澮有澮山翼城縣南十五里澮高山是也山形如鳥翼一名翱翔山唐置錢坊二處於此又有巖洞泉壑之勝

史記秦昭襄王四年取蒲坂括地志云蒲坂一名長坂左傳秦人還蒲於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名蒲反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坂也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卽蒲津橋也水經注河水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蒲州志河自臨晉縣流至州西蒲津門外南流復折而東入芮城縣界謂之河曲全晉之地二面帶河漢初定魏地置蒲坂縣後魏大統四年造舟爲梁築蒲津關城沿秦制也元和志蒲州城卽蒲坂城隋開皇十六年移蒲坂縣於河東仍於今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六

理別置河東縣大業二年移蒲坂入之唐初置蒲州總管府開元中改河中府後復爲州與陝鄭汴懷魏爲六雄陞爲四輔乾元三年改河中府大歷初元載爲相上建中都議曰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黃河北來太華南倚每歲白露旣降涼風已高陛下據金城湯池內綏華夏外備邊疆出于仲秋還于農隙有漕運泛舟之便無登高履險之虞不傷財不害人養威而時狩策誠便益代宗幸陝後人情不安載猷此疏冀因制置竊權然議亦盡當時利害河中本形勝地也

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
雕陰雕陰卽上郡鄜州以北盡魏地與趙隔河按秦
所早夜圖謀孳孳而不釋者在河西地也意在河西
而劫之以威嚴兵耀武敗龍賈全軍於所欲得之地
使之驚心動魄而不復有圖存之念以搖其本根而
復取汾陰皮氏直搗腹心之地亂其耳目以恐喝之
及旣得所欲而姑以所得予之使魏不得不入其術
中河西折入於秦雖有智者不能爲魏謀矣史記注
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方輿紀要龍門城今河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十

津縣治戰國魏皮氏汾陰故城在蒲州汾縣北

史記魏襄王二十年秦復與我河外及封陵以和正
義封陵在蒲坂南河曲中亦謂之封谷方輿紀要蒲
州南五十五里風陵堆相傳風后堆也亦曰封陵皇
輿全覽後魏永熙末魏主西入關高歡克潼關而守
之使別將庫狄溫守封陵是也括地志風陵在蒲坂
西南河曲之中杜佑曰風陵堆南岸與潼關相對亦
曰風陵山一名風陵津曹操征韓遂自潼關北渡卽
其處也

周赧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復攻中山攘地自代至雲
中九原北至陰山下高闕爲塞置雲中雁門代郡西
畧胡地至秦上郡以北按此武靈之所以謀秦也方
其始立秦與韓魏大敗趙兵武靈深憤而陰圖之故
西置昭襄以結好於秦南使仇富通知於韓魏內招
騎射之強外闢山部之地禮服樓煩以致其兵用以
下甲九原直窺秦中使秦受腹背之敵而斷其連衡
其事雖不就而雄視天下之形勢隱然在我亦偉矣
哉地志高闕塞在廢豐州河西河外陰山橫界中外
晉乘蒐畧

卷之六

十一

山峯對峙若闕然闕口有城跨山雄踞昔置高闕戍
地輿廣志趙襄子定代國武靈置代郡趙武侯築雲
中城武靈復治之雁門在勾注之東蔚州之北郡縣
志敬木古城在中受降城四十里賈耽古今述曰以
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匈奴傳趙武靈王置雁
門郡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山海經雁門山無草
木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注云卽北陵西踰雁之
所出因各在高柳北水經注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
疊巘雁門水東南流逕高柳故城北舊代郡治武靈

所置也玉海雲中郡今勝州單于府地

赧王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初趙王遊大陵夢有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苔華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王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納其女娃嬴有寵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吳娃卽孟姚也括地志大陵城在文水縣東北春秋晉平陵邑也

赧王十七年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

晉乘蒐畧

卷之六

十一

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時田文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王使公子池以河東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乃退按戰國從人橫人輾轉爲禍從猶圖利六國橫則專主利秦從難合而易解至已合復解而橫隨之矣田文以免相怨秦合齊韓魏之兵攻秦敗其軍於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是從非不可合秦非不可攻也蘇轍謂秦以詐力相侵要之割地百有餘年無有能制伏者田文借楚爲名兵至函谷秦人懼而求和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然

田文非真能爲韓魏計久長直脅秦以求楚東國欲
自利耳是以出師之名索然遽盡卒之東國不可得
而韓魏名怨於秦攻伐不已屢遭挫衄魏入河東地
四百里於秦矣韓入武遂地二百於秦以自贖矣秦
之所割僅存虛名韓魏之所入不啻剜肉醫瘡坐以
待盡然當時惟不遇桓文秦始得用其詐力耳

趙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
兵註言致其人而用之也按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散居谿谷自有君長春秋不入版圖趙武靈王破滅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三

之致其人以強兵其人皆善騎射驍健有力復招近
邊之民習騎射練其技勇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
人別爲一軍武靈致樓煩之兵欲從代西直南襲秦
嘗由直道南下詐爲使者入秦視秦地形觀秦王爲
人而秦王未之知也比疑其貌偉使人追之主父已
脫關矣英偉之概實出非常所以爲世雄也通志合
河關北晉林濤塞爲林胡澹林所據武靈復之古樓
煩關在管涔山北靜樂縣馬莊東有樓煩王城址玉
海林胡樓煩在嵐勝北嵐勝之中黃河津要古稱河

宗其南離石之藺與臯狼爲汾晉門戶趙之邊也

郡國書曰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騎射自趙武靈王致兵於西河漢初起多用樓煩人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爲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黥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晉乘蒐略

卷之六

十四

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外裔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鬻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爲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中外之防蕩然矣方輿紀要樓城在故代州西屬雁門郡有樓煩王城址漢置樓煩縣其在崞縣東北者晉所置也高祖九年周勃擊韓王信軍於砦石破之遂攻樓煩三城正義曰砦石故城在樓煩縣西北漢初韓王信反灌嬰擊之破胡騎於砦石

是其地

史記趙世家趙西有林胡樓煩初趙武靈王謀易服
騎射以教百姓曰昔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襄主
并戎取代以攘諸胡今招騎射近可便上黨之形遠
可報中山之怨於是人皆聽命攘地北至代西至雲
中九原太史公曰代北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憤伎而
武靈王益厲之技勇稱雄寰宇記嵐州晉國之分晉
滅後爲樓煩王所居趙惠文王滅樓煩而有其地以
爲縣時武靈已傳位自稱主父故闢地至此王氏曰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十五

今岢嵐州以北故樓煩地寧武府治其故址也

呂氏春秋天下九塞勾注其一趙襄子踰勾注破并
代遂有代勾注之北勾注今之雁門也趙使李牧守
雁門備匈奴李牧者趙北邊良將也牧居代以便宜
置官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
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
敢捕虜者斬知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
趙邊兵亦以爲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
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牧牧稱病不

出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
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卒日
得賞賜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
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
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匈奴十餘萬
騎單于奔走十餘載不敢近趙邊按北部無親而貪
示之以弱則驕不可制而利心熾窺邊遂無已時晉
悼公時魏絳和戎賜以金石之樂當時諸侯新服和
諸戎以震動四鄰其言戎翟薦居貴貨易土而土可
晉乘蒐畧

卷之六

六

賈邊鄙不聳民狎其野因使穡人成功而又得以德
綏戎遠至邇安之義法非不善也然久與狎則易驕
驕萌而釁起萬衆佃耕於荒漠之地一二奸民乘機
煽惑或至猝起爲難而我反無備和不如守之爲安
也然必得士心而後能用其死力寬其日用之需優
其休息之地使其氣常若有餘日勤訓練使其力得
以自奮而又外示以弱不輕撻其怒偵其驕縱而亟
治之御久練之精卒作無前之士氣出奇制勝一發
不須再舉於是滅稽澁降林胡古名將臨戎常勝之

機要率不越此若牧不獨爲趙將之良抑永爲邊守之鵠不徒以和爲上計

周赧王十九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風陵以和按是時諸侯以秦人歸楚懷王之喪皆不直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合五國之力擊秦秦人不接戰而歸前所取韓魏之地非輸心於韓魏也姑與之以寬諸侯之兵徐散離其勢耳還於鹽氏固不足制秦也當是時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不能自爲計不得已而從秦之謀舍合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七

從之外別無他策蘇秦適逢其機而其計遂行蘇文忠公言秦之爲謀徒能捭闔其說以利啗六國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未幾從約皆解而秦反以齊魏之師攻趙則秦亦偷取一時富貴非真能爲六國深謀遠慮者合從六國之利也秦之說趙肅侯曰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故從解而秦卽用齊魏之師攻趙未幾卽踰河取魏之汾陰皮氏秦之說非不信然而未謀慮深

遠以固其心故張儀亦得以韓魏稱西藩斷趙右臂
爲言反縱爲橫此術士之智謀顛倒用之而無不適
合者當時之形勢使然也括地志鹽故城一名司鹽
城在蒲州安邑縣鹽池之官因稱氏年表秦與魏封
陵與韓武遂史記注河外陝虢曲沃等地在古蒲坂
縣西南河曲之中武遂平陽地也

赧王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
弑主父於沙邱初主父以愛少子何廢太子章封於
代而立何嗣吳娃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
之見故太子儼然也反北面而誅於其弟心憐之欲
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沙邱異官章
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
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宮主父開門納之
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
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遂圍之令宮
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採雀鷄而
食之三月餘餓死按自古奇傑之士履艱濟變爲天
下之所難或以不能忘情一女子致敗溺於所愛而

易惑也女戎之禍起於至微成於至鉅武靈岸偉有奇氣志畧非常不挫於強隣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惑於吳娃廢長立少復欲兩立卒以名變所謂不顛於高山而顛於平地也開門納章爲致禍之由至被圍困餓雖有樓煩之軍亦不得用豈不惜哉

赧王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通志解面石門之嶺背鳴條之岡外則砥柱之險內則鹽池之饒秦所必爭也解州志州南五里西起蒲州雷首迤邐而東直接大行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州南二十里曰橫

晉乘蒐畧

卷之六

十九

嶺中條之脊也歷爲防守要地漢鄧禹擊樊參於解南文公入境取曰衰扼其衝也秦魏角逐於此魏不勝而北入之門戶已啟欲不割地不得矣明楊慎望中條山詩征馬長鳴向北風峭關迴首暮雲東太行過盡中條出一路青山白雪中

戰國策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虞不聽官之奇諫假道於晉與晉伐虢晉反而收虞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秦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卽趙之

魏趙卽魏之虞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按此喻言趙魏相依之勢明白曉暢無易其說者孟嘗君謂趙王曰趙之地不歲危者以西爲魏蔽也趙不救魏魏入秦而與趙爲界則趙危趙王用其言約燕合兵攻秦秦懼割地請講罷燕趙之兵此卽虞魏之說趙用之而抑秦安危強弱之形勢豈不較然哉

史記魏世家昭王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注索隱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是也河津縣志岸頭亭卽古岸門也皮氏戰國時魏邑秦渡河卽龍門是時秦已得魏河西地踰河而東卽河津之岸頭亭也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二十

赧王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於秦按是時秦用白起將兵屢敗魏師解南之戰已奪其氣因獻地求安割沿河地四百餘里盡撤西南之藩籬無異開門揖盜欲自守而不得也蘇代言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而火益熾於薪其諒然哉皇輿全覽平陸縣春秋爲晉大陽邑縣南大陽渡縣東茅津渡皆沿河津要蒲州戰國魏蒲坂邑州西蒲津渡爲要衝解州外

臨黃河砥柱安邑縣記畧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
河東沿河地方四百里盡入於秦

赧王二十六年秦以垣與魏易蒲坂皮氏初秦取魏
蒲坂復與之繼攻魏取垣至是以垣易蒲坂皮氏按
秦自穆公以來未嘗一日不思東嚮以爭天下也東
嚮必徑魏地故其於魏攻圍甚力攻之不已而愚之
愚尤甚於攻也先取蒲坂予之繼取垣亦予之以結
其心然後復以垣易蒲坂皮氏而魏不得辭矣蒲坂
爲沿河通津皮氏當禹門古渡秦易而有之得以東
出魏據而守之足以禦秦垣猶在蒲津之南僻處邊
隅尚非所急用以易蒲坂皮氏津梁之上可無警急
是以愚魏而取之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以地與
人爲欲取先與之計秦之術愈巧魏之勢日蹙自是
安邑亦不能守矣此秦蠶食之所由始也

周赧王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
和秦出其人歸之魏按是時魏入河東沿河四百里
之地於秦秦嘗以蒲坂歸魏矣以蒲坂啗魏而圖得
河西地蒲坂仍取之如寄也至是魏已徙都大梁復

擊河內則又以河內喝梁而欲盡河東心腹之地也及魏獻安邑出其人發兵守之東諸侯無復有蔽其外者秦得以次蠶食之并天下之規模起於此矣

唐睢魏人魏安釐王十一年齊楚約攻魏魏使求救於秦不至時睢年九十餘矣請西說秦昭王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非計矣夫魏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而秦救不發必待其急而救之彼急則割地約從失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

一東藩之魏而疆二敵之齊楚王何利焉於是昭王發兵救魏魏始定按唐睢以九十餘歲之耄年而爲魏却敵陳得失於立談之頃遂易危爲安功高於魏魏之禍敗由於范睢之遠交近攻睢本魏人從須賈使齊而辨於齊魏相惡而答之至於折脇摺齒而不死及入秦爲秦謀秦信而伐魏漸至滅魏魏之亡亡於魏人睢不但爲天下之罪人亦魏之罪人也如唐睢斯爲無愧於魏人矣

赧王三十年秦王會趙王於中陽班志中陽縣屬西

河郡水經注文水逕太原茲氏縣故城之東瀆爲文湖文湖水逕中陽縣故城東皇輿全覽曹魏移中陽縣於茲氏地唐初改曰孝義宋改中陽復爲孝義

周赧王三十四年秦取趙藺離石永寧州志離石廢縣卽今州治戰國時趙邑也州西有藺城亦趙邑趙世家成侯三年魏敗我藺是也按前此秦拔趙藺再拔梗陽窺趙屢矣卒不踰時而返魏間之也魏納上郡十五縣於秦自鄜延盡河西麟勝之地趙之籓籬已撤所由致秦兵也至是取藺離石又啟太原之鑰晉乘蒐畧卷之六

三

矣方輿紀要永寧州重山通川藩蔽汾并春秋時白翟竄居於此後爲秦魏二國之邊境自魏河西入秦直接趙邊秦攻趙數出於此

戰國策秦攻趙拔藺離石祁趙以公子部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昭王怒令公子繪請地趙王令鄭朱對曰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寡人社稷之不敢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怒攻闕

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此舉乃白起將秦以全力取之也戰闕與攻幾皆因此於此秦使胡傷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攻闕與而敗於趙奢師還擊幾廉頗復敗之秦之攻趙無遺力矣其拔藺離石窺太原也不得於西轉東攻闕與亦欲啟太原之門戶也秦輾轉不釋於此定太原之謀起於是時矣注闕與上黨涅縣正義幾在相潞之間藺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三五

離石祁今永寧州及祁縣之地

周赧王三十四年秦白起敗趙軍取代光狼城按此秦之窺趙邊也先拔石城趙之西邊軍外又移兵於南取代光狼城今高平縣西光狼故城春秋趙之邊要也按秦爲蠶食之謀取石城而更及光狼撤趙之外蔽在太行迤北或謂史以代光狼聯而書之其地當在代趙武靈王滅中山始有光狼地白起取代光狼當自上郡九原下兵東北至光狼兵行之路無傳其道至代紆曲遼遠疑非當時所急正義引括地志

謂卽高平之光狼城地名秦趙村今各強營村通鑑
輯覽從其說論當時形勢自以取高平之光狼爲得
勢也然史書代光狼亦別有見互存其說

戰國策蘇厲說趙王曰韓亡三川魏滅安邑韓魏窮
而禍及於趙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趙邦屬而壤
接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攻王之上
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南非王之有也按七國時趙
得遼沁二州之地合并代二州皆在勾注之南故厲
以爲言雖爲齊計而實有同患三晉合而秦弱三晉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三五

離而秦強事勢所易見也秦據魏求安邑齊趙應之
秦得安邑舉安邑塞女戰趙之太原道絕復與趙數
擊齊下齊必及於趙趙邊於齊也趙得書謝秦不擊
齊爲齊實爲趙也秦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燕
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韓趙
魏諸國日在秦玩弄中轉爲秦用而自蹙其勢也豈
不惜哉

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以備秦也秦昭襄王
十五年自起攻魏取垣復與之十八年復取垣方輿

紀要垣曲故城在今垣曲縣西北二十里故魏邑也
一名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

史記秦本紀秦孝公八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
安邑降之初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東平晉亂
以河爲界三晉攻奪我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
思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衛鞅入秦謂孝公曰魏居
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蓋揣
合其意而進謀魏之策也至是伐魏降安邑首事於
魏以窺六國事始於此司馬貞云大河經中條之西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三

自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磴謂之嶺阨其名山則有
雷首一名中條山在蒲州東南十五里首起蒲坂尾
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北連解州安邑及臨晉夏縣
聞喜之境名山記中條以中狹不絕而名上有分雲
嶺天柱峯及桃花元女諸洞谷口蒼龍等泉其瀑布
水自天柱峯懸流百尺而下出臨晉縣之王官谷入
於大河正義曰以河爲界卽龍門河也

趙世家趙與秦數擊齊蘇厲遺趙王書略云物有勢
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

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亡韓秦獨擅之秦之上郡近
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
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也踰勾注守常山代馬
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
從強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
齊按是時蘇厲統舉秦與燕趙韓之大勢而權其遠
近離合之形爲齊而實爲趙也韓亡三川魏亡安邑
不待智者而後知其禍已及晉之初分澤潞儀沁四
州之地韓總有之至是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有
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犬牙相錯趙已有不能
獨立之勢若從秦攻韓無異自拆籬籬使秦得入而
倒持其柄攻趙之澤潞豈特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
趙有哉齊亦不戰而自屈矣戰國策士愚人多以恇
疑虛喝而此猶近理適事爲排解之大計故趙一聞
言而謝秦也正義云河北之地安邑河內羊腸之西
則沁州勾注山迤南儀并代三州地

趙世家惠文王十一年秦取梗陽地理志云太原榆
次有梗陽鄉正義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

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皇輿全覽清源縣春秋梗陽邑漢爲榆次縣地隋始於梗陽故城置清源縣南有梗陽鄉晉大夫魏戊所治也通志清源縣堯城鎮相傳陶唐氏自涿鹿居此今有帝堯廟俗謂之姚城左傳襄十八年晉中行穆子見梗陽之巫臯又梗陽人有獄魏獻子不能決皆是地也史記秦伐魏取汾陰方輿紀要滎河縣北九里汾陰城戰國時魏邑一曰殷湯城以城北有湯陵故名高帝封周勃爲汾陰侯卽此城北有邱曰睢邱上有后晉乘菟略

卷之六

五

土祠晉大興初劉曜討靳準於平陽軍屯汾陰是也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十八年延陵助魏攻燕趙與燕易土以龍兌三縣與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夏風出南秋風出西冬風出北謂龍兌也平舒故城在靈邱縣北九十里方輿紀要延陵城在大同府東北塞外戰國時趙地也當城西北有延陵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九年與楚王會襄陵魏世家文侯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惠王十九年諸侯

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徐廣曰襄陵在今南平陽縣也方輿紀要襄陵故城在今襄陵縣東二十五里春秋時晉卻犇食邑也縣西北有晉襄公陵故名水經注汾水自平陽南經襄陵故城西縣東南二十五里有卻犇城其東西圯於水餘三面尙存遺址

秦昭襄王三十年發卒軍汾城旁卽臨汾城也漢置臨汾縣屬河東郡方輿紀要臨汾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亦曰汾城括地志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三十五里蓋境相接也隋改平陽曰臨汾而故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三

城遂墟

秦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司馬貞曰爲浮橋於臨晉間也蒲津爲關河之巨防王氏有言武關以限南諸侯臨晉以限東諸侯秦所倚以爲固者春秋時造舟於河未及作橋河橋蓋始諸此後世隋起河橋通河中唐於蒲津西岸開東西二門造鉄牛以維浮梁皆踵秦制而益固其防也

周赧王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武安君救韓敗魏軍於華陽之下沈趙卒二萬於河魏段干子請

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徐廣曰襄陵在今南平陽
系也方輿紀要襄陵故城在今襄陵縣東二十五里

溝洫略

汾水自平陽南經襄陵故城春秋時晉鄧粲食邑也西出晉東出秦名水
十五

古有井田而溝洫之制即在其中今惟資源泉以灌溉焉
澗諸泉通塞無常其利甚細惟西北汾河當雷雨時發河水
灌田利為較大云

十五里亦曰汾城括地志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
東北三十五里蓋境相接也隋改平陽曰臨汾而故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三九

城遂墟

秦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司馬貞曰為浮橋於
臨晉間也蒲津為關河之巨防王氏有言武關以限
南諸侯臨晉以限東諸侯秦所倚以為固者春秋時
造舟於河未及作橋河橋蓋始諸此後世隋起河橋
通河中唐於蒲津西岸開東西二門造鉄牛以維浮
梁皆踵秦制而益固其防也

周赧王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武安君救韓
敗魏軍於華陽之下沈趙卒二萬於河魏段干子請

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子也
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壘者制地欲地者制壘魏地
盡矣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則火不滅王
之地有盡秦之欲無窮是薪火之說也王以已許不
可更對曰王獨不見博者之用梟耶便則食不便則
止今王何用智之不梟若也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秦
用衡人嚙口虛喝使東諸侯恫疑而不敢進割地求
和爲自安計真救火以薪也薪將盡而又益之寢處
於積薪之上而火其下薪有盡而火無窮不至盡其
薪不息也魏卒以南陽和秦不戰而地已削地不盡
秦不和終賣於欲壘者矣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三

赧王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闕與今遼州和順縣地山
徑險隘趙王問趙奢奢曰道遠險隘譬如兩鼠鬪穴
中將勇者勝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
築壘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
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而軍不
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旣已遣閒卷甲而趨一
日一夜而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師聞之悉甲而

往趙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必厚
集其陣以待之奢曰諾歷復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
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秦
師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按是時秦以威力懾天下
皆恫疑虛喝而不敢撓其鋒秦之軍闕與也王召廉
頗樂乘而問焉頗以道遠險狹爲言樂乘對亦如之
蓋踞勝勢而難與爭鋒事勢之常也而奢賈其勇以
期必勝卒敗秦軍馬服君之名震於秦關奢初爲趙
田部吏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而租出及治國賦而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三

賦平民富府庫實內有以固其本而將勇者勝穴中
之鼠可鬪也秦自武王以來四十餘年間伐國二十
六未有不得地者至是再攻闕與不拔敗軍而歸數
十年罕見之事而得於將勇之一決亦可爲不戰而
割地者一吐其氣矣水經注梁榆水東北逕梁榆城
南卽梁榆故城也司馬彪袁松郡國志並言涅縣有
梁榆聚盧湛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弔闕與之舊
平梁松亦云闕與今梁榆城是和順縣志縣本春
秋晉梁餘子食邑漢上黨郡沾縣地北齊分樂平縣

地置梁榆縣卽韓闕與邑今縣東五十里有趙奢壘
括地志闕與聚城今名烏蘇城在銅鞮縣西北二十
里今沁州地別爲一說

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
燕取中陽伐韓取注人是時齊救趙却秦師反用趙
兵取燕韓之地以義始而終以利戰國之積習也

赧王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按
秦伐韓而斷太行道韓之援兵已絕可安坐而取之
矣綱目于攻取之際有關成敗之大勢者必特書之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三
故漢元初元年書羌斷隴道初平二年書斷斜谷閣
唐中和二年書斷峽江路皆特筆也

赧王五十三年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
太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
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
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
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爲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
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

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强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之封其太守爲華陽君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越明年秦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蓋依據上黨地險引援上黨之民而拒守也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三

赧王五十五年秦王齧攻拔韓上黨民走趙趙廉頗治軍長平因按據上黨民王齧急攻趙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廉頗怯不戰數讓之按此卽反間之所由起也廉頗歛兵以守險堅壁以待秦伺有可乘之機而後發秦人欲戰不能久無所得師老而自敝此萬全之道也而以頗爲怯數讓於軍則廉頗易與且降之間易入矣趙括易言兵而不怯則獨畏馬服君之誑言亦信矣此所以代將而如響也昔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

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此卽廉頗堅壁之意而秦之所以勝括之所以敗皆出於此武安君佯敗而走以利誘之也括乘勝追造秦壁秦卽絕趙壁而以奇兵躡其後此所謂離其故以奪所愛也秦愈譎而括愈敗長平四十萬衆坑於讀書之手矣兵貴知合變後陸遜破昭烈於猇亭亦得此秘也

長平之役趙王聽秦反間以趙括代頗將秦乃使武安君爲上將軍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言武安君將者斬初以括代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括至軍中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括令築壁堅守以待糧至秦益發兵遮絕趙救兵及糧道趙軍食絕四十六日急來攻

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括自出搏戰秦射
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以上黨民不樂爲秦
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盡坑之
按上將臨戎必決力致死與士卒同甘苦魯仲連之
告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
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
也括爲將東嚮而朝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歸
藏於家日視便利田宅而市之此致敗之本而其母
能知之不獨易言兵事而知括之必破趙軍也用兵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三五

在得士心將軍有死之心則必撫愛士卒慎重周密
以保其生一遇大敵無不奮臂敢戰無生之氣惟其
固結於中心者不可解也若徒執紙上空談馳騁其
說以爲人不我難遂侈然自爲天下莫當誤盡天下
蒼生百身莫贖曷可易言哉

赧王五十六年秦王齧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
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請和割韓垣雍趙六城罷
兵按白起之坑趙卒於長平也遺其小者二百四十
人歸趙使歸言秦之兵威以破趙人之膽爲乘勝進

取之計當是時趙人心膽俱落草木皆兵上黨之民不戰而氣已懾故取上黨如寄也上黨爲秦晉燕齊之門戶重關天險俯視中原自古撥亂反正之君多惓惓於此而不置謂可憑高阨險以鞭弭宇內據天下之勝勢長平一坑而山東之國以次兼并上黨實爲虎豹金湯壺關之門戶不可啟也時應侯不樂爲武安君功蘇代因言秦嘗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

功也應侯言於秦王而許之按秦取上黨踞破竹之勢趙已岌岌不可終日矣而是時秦兵久駐趙地師老思歸故以應侯一言而定和議其約割地也樓緩以疑天下慰秦心爲言虞卿言秦力攻其所不能取而倦歸若以六城賂齊使秦反媾於趙則猶愈於以所不能取者送於秦助秦自攻也因使卿如齊未返而秦使已至策士以因彊乘弱之說傾危人國如樓緩者固不勝誅韓趙旣失武安皮牢太原上黨又責獻垣雍六城秦之無厭甚矣曩時趙取中山亦如秦

之誅求不已反覆之理亦可畏哉

秦武王末年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以爲此奇貨可居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乃買奇玩西見夫人姊以獻于夫人因譽異人賢且言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宜早自結於諸子中舉以爲適異人賢而得國夫人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乘間言之立以爲嗣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悅而獻之期年生子政異人遂以爲夫人按秦日以伐趙爲事謀六國以移其所守而秦亦潛移伯翳之祀於穿窬之雄其事仍起於趙天道神明如是

趙王將約事於秦割六縣以虞卿言易其說秦之始伐趙也魏大夫皆言秦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則吾承敝而擊之時子順相魏言曰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敝之承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

處屋子毋相哺啣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爰
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不
悟趙破患將及已同於燕雀矣子順爲政改嬖寵之
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咸不
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
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始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
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
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相魏凡九月陳大計不用
以病致仕人謂何去之速也子順曰死病無良醫今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三五

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
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尚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
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
晉割地以求安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爲秦乎子順聖
裔知不可爲而去之也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
天下凡三十八年胡三省注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
思子思生子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
高子高生子順孔子六世孫也

赧王五十八年魏公子無忌敗秦師存趙遂不敢歸

魏與賓客留居趙聞趙有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
賁漿家招之不至公子乃間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
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之趙今
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
恐其不我欲也而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免
冠謝乃止平原君以魯仲連不肯帝秦欲封不受又
以千金爲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爲人排患釋
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也遂辭去
報王五十八年秦益發卒軍汾城旁蓋平陽臨汾縣
之城旁也初王陵攻邯鄲亡五稜以王齧代齧久圍
邯鄲不拔諸侯來救齧戰不利數却故秦益發卒助
齧汾城去邯鄲尚遠而屯兵於此者隱爲齧聲援而
截援軍之道也信陵君救趙大破秦師於邯鄲下齧
敗走鄭安平將二萬人降趙接秦以遠交近攻爲得
計至犂於長平之勝攻趙於千里之外四面受敵取
敗之道也武安君之言曰諸侯怨秦日久救兵日至
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絕河山而
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必破秦軍故武安

君辭不赴代王自命而不行知其有不可勝之勢也
信陵君卒敗秦師於邯鄲下非信陵之武主客之勢
殊分合之形異也王稽守河東而通於諸侯鄭安平
困於邯鄲而舉軍降趙亦其勢有不行也武安君之
言驗矣而杜郵之禍卽起於此死於應侯一言死非
其罪而長平冤魂由此稍洩其氣應侯保任王稽鄭
安平而俱以叛降誅死由是得罪亦天理之昭彰者
矣

秦昭襄王五十三年秦將軍摎伐魏取吳城吳城卽

晉乘蒐畧

卷之六

四

虞故國帝王世紀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按是時
摎伐韓取陽城伐趙取二十餘縣韓入朝於秦魏舉
國聽令惟趙獨據險稱雄於西北秦之所不能釋者
趙也攻趙必假道於韓魏而吳城在虞虢之間岡陵
險阻故先取吳城以開北上之道意不在魏而在趙
也然至韓魏皆附於秦而趙已外失所蔽亦有不能
久安之勢矣

昭襄王五十四年燕栗腹將兵攻鄒卿秦攻代初燕
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反而言於燕

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發二
千乘使栗腹卿秦分道次鄣及代趙廉頗爲將敗栗
腹於鄣敗卿秦於代燕令將渠處和趙師乃解去按
戰國時策士縱橫捭闔顛倒一世之人不復知有信
義矣故燕方結歡於趙以五百金飲人之王旋以趙
新敗兵弱而乘其傲人心已不可問不獨趙爲四戰
之國其民習兵而不可欺也先處於必敗之勢而失
隣歡甚無謂矣地志鄣今真定柏鄉地與代爲鄰

秦莊襄王二年蒙驁拔魏高都澤州志高都城在州

晉乘蒐畧

卷之六

四

東三十里按唐書高都大行之險屏蔽全晉西連砥
柱析城羣峯周圍絕險千里太行爲河北之屏障高
都又太行之首衝范曄說秦王曰塹太行之道則上
黨之兵不下戰國時地屬於韓秦爭韓魏往往角逐
於此下天井而趨河北高都爲扼要之地秦拔高都
太行之雄固河東之藩垣俱撤而韓魏有日蹙之勢
矣元劉秉忠詩雲冷天高天井關太行嶺上看河灣
九州占絕中原地一塹攔廻左界山王霸分爭圖未
捲英雄塵戰血猶殷華陽春草年年綠汗馬南來不

放閑

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魏王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虎狼之國貪戾好利不顧親戚而王與秦共伐韓臣甚惑之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至於今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而禍若是况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周韓之間阻去大梁百里禍必至矣今韓受兵三年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楚楚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其功多於與秦共伐之也存韓安魏而利天下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韓必德魏愛重魏而不敢反魏河外必安矣按秦之愚魏從秦伐韓與愚趙以從秦伐齊同一術也秦以恐喝蠶食諸國之地而復使其自相攻擊散離其勢已得入其中而陰收其利爲計已巧而心亦狠毒矣無忌之策魏與蘇厲之說趙同一排難解紛之上計爲韓而亦爲魏無如魏已失勢韓又逼於秦不能禦秦之強雖明知秦之欲無窮展轉爲

所玩弄而同歸於盡爲可惜也

戰國策張相國在趙嘗懷梁而鄙趙魏公子牟說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膠漆至黏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而不能自舉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今趙萬乘之強國前漳溢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四十餘年秦不得所欲今君易趙而慕思不可得之梁竊爲君不取相國由是重趙人善趙俗相安於趙按相國居趙而鄙趙去梁而懷梁有越思矣固非安身利晉乘蒐畧

卷之六

四

用之道亦恐岐視趙魏不能合以禦秦齊人李伯宇代郡或告伯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告者數至而王終不應由是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有疑猜而一其心惟其信也居趙思梁不可信矣不亟反之豈能安於趙哉

秦莊襄王二年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悉拔上黨諸城置太原郡前此司馬梗取趙中都西陽卽由中都入太原盡有韓上黨留兵戍守至是蒙鶩因定太原取榆次狼孟新城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上黨

以北三十六城皆太原地也綱目書法自上黨降趙於是十有七年凡五書太原上黨上黨天下之脊秦得上黨而并天下之勢成矣故鄭重書之也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括地志中都故縣在汾州平遙縣西卽西都也西陽卽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南

秦莊襄王三年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關而還初蒙驁伐魏取高都汲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以毛公薛公言歸魏魏以爲上將軍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爲將皆

晉乘蒐畧

卷之六

四

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綱目書追至函谷惡秦也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亡而綱目疊書之亦惡秦而已矣括地志高都故城在澤州城東三十里河外河南岸也

秦莊襄王二年晉陽反是年秦攻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始皇元年蒙驁擊定之按秦甫得晉陽未幾卽反者晉人不樂爲秦民亦

猶秦盡有上黨而上黨之民皆反爲趙也蘇代雖以天下不附秦請休士卒以間武安君之功而當時之民情亦大可見矣趙民不歸秦而秦挾韓魏以驅之秦不能取趙而趙反助秦以送之使官窮於智計民困於刃兵如三晉之割地求安何也晉壞於分而秦始利於并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人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五

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頗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按廉頗去國而思趙人亦如吳起之去西河李牧之守雁門有不能釋於心者而悼襄無端易之及已去復思而又阻於讒頗牧並去而趙速之亡殆有天焉將不知兵以卒于敵得將難用將尤不易知兵如頗魏用之而不信楚迎之而無功不得所用而所謂才者不才矣頗思趙人思趙之能盡其用也蓋大將臨戎須得士心得其心而

後可用也歷久相知而後心可得也古之善治兵者必使兵知將意將識兵心對敵如臂指之相使往無不克廉頗之用趙人熟習久而變化神也使以救孤危之趙頗雖老其功業豈出人下哉而以其事趙者事楚勢不同矣以其用趙人者用楚人不一矣勢不同而忌其功成人不一而士不用命心與手不相得而智絀終不忘趙頗之本心也趙於七國時力足以抗秦前有廉頗後有李牧威名震於天下皆能得士強兵安邊定策頗去而趙敗牧死而趙亡存亡之際安危係之豈不以人哉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四六

荀卿趙人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曰用兵之本在乎一民臨武君曰兵所貴者勢利所行者變詐孫吳用兵豈必附民哉荀卿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其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銳則若莫邪之利鋒圓居而方止若磐石然其民之親上歡若父母芬若椒蘭有事則急難故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桓文之

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仁者愛人義者循理何以詐爲哉按虞卿以當時殘暴百姓爲正論以捄之使列侯內修政外聯好以備秦卿言非不可用也然世方迂闊仁義以卿之賢而止爲令其言固如方枘圓鑿之不能入矣

秦人自河外敗還忌信陵君使人行萬金以求間於魏因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秦亦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否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按秦何熟於用晉乘蒐略

卷之六

四七

間用之而輒效也魏倚信陵君延晷刻之命而秦以反間去之猶趙李牧之因間而死也秦善用間而趙魏善信欲不并於秦不得矣

周赧王五十六年秦入寇王獻地於秦周民東亡

秦取九鼎遷西周公子于愚狐聚韓王入朝于秦魏舉

國聽令于秦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莊襄王使相

國率師滅之遷東周君于陽人聚周遂不祀周自武

王至赧王及東周君共八百七十四年一統志愚狐

聚在河南府城外五十里梁新城之間括地志汝州

之外古梁城卽壘狐聚陽人聚在汝州西四十里

韓非者韓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數以書干韓王不能用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滯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人觀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韓使非稱藩於秦說秦王曰大王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請斬臣以徇王悅之未任用李斯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王此人情也久畱而放歸自遺後患不如以法誅之王然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飲藥而死按韓非作說難憂說之難合也楊子法言云君子禮動義止合則進否則退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非一出而求合欲得秦之歡而先覆其宗國李斯謂爲韓不爲秦者猶以人情之常爲逐客之說而如非所言則直非人情而反乎天理之正所謂憂不合而無所不至者也而卒死於說司馬公謂其罪不容於死其心固

可問哉

秦王政二年趙李牧大破匈奴滅禚濫降林胡斥匈奴至幕北按是時匈奴黨類繁衆勢力漸大自白狼以北大山重谷皆戎居之趙邊於戎屢有侵掠李牧練兵習戰蓄勢料敵一戰大破其衆匈奴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禚濫在代郡之北林胡介嵐勝之間降而滅之塵清漠北古今名將無踰此者方輿紀要靈仙廢縣卽今蔚州治漢代縣地唐橫野軍治此其北則有禚濫之戎李牧滅之嵐勝之北七國時趙邊

晉乘蒐畧

卷之六

四九

李牧降林胡樓煩關地至代今之崞嵐寧武等郡迤北之地皆是也

秦王八年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略屯留蒲鶮之民反於上黨秦舉兵擊之蟜壁屯留自殺於壁壘之內軍吏皆誅死遷屯留蒲鶮二邑之民於臨洮括地志屯留故城在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漢屯留吁國也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鶮陽皆趙地

秦王九年伐魏取垣蒲班志蒲子與垣縣皆屬河東郡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

今垣曲縣地也蒲故城在今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
按自始皇嗣位之初秦已北收上郡以東兼有河東
太原上黨諸郡而趙據邯鄲不下故取垣及蒲以斷
其援又當屯留變亂之後加以兵威懾伏其氣而爲
蠶食之謀也

秦王九年夏四月大寒民有凍死者前漢志始皇時
秦以太原爲毒國河東關右風烈氣寒霜下早故恒
寒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氣常寒至四月
當純陽之候寒至凍死異之甚者或尚因周歷當在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五

二月然陽氣上升猶凍至死亦異變也漢書志始皇
時以太原爲毒國始皇旣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
斬夷數百家大臣二十人皆夷滅其家秦法酷急天
則應之尚書洪範云急常寒君行急則常寒此之謂
也

秦王政十三年王翦攻闕與轅陽闕與當太行之脊
攻闕與以窺趙也初秦攻闕與爲趙奢所敗繼使胡
傷攻之不拔至是更舉兵攻之并及轅陽十三州志
轅陽在上黨西北百八十里唐樂平郡地今之遼州

關與今和順縣地與轅陽比壤今遼州之屬縣也按括地志稱關與聚落所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爲今沁州地以地理考之其說不確關與轅陽古今異名和順地本接壤遼州居太行絕頂西與霍太山相連摩天嶺峯巒削拔上下逕路陡峻石磴盤折俗呼爲十八盤正趙奢所謂道遠險隘如兩鼠鬪穴中者是也沁州尚在腹內與遼陽相隔不應先及於遠遼州卽趙之轅陽漢涅氏縣地和順漢上黨沾縣地郡國志言涅縣有關與聚司馬彪袁松辨之詳矣銅鞮

晉乘蒐畧

卷之六

辛

之說可不論也方輿紀要梁榆城在和順縣西乃關與之舊都也北齊於此因置梁榆縣明徐賁十八盤詩土谷旣深入高山復巒岿微徑纔百尺下轉十八盤俯臨澗壑險勢險不可看亂石鬪磊砢置足恐不安長鑱那可托藤葛無由攀寸步每千慮舉動如躡蹻心膽掉欲碎毛髮亦爲寒平生行路心此日方知難

秦王十五年秦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李牧鎮雁門匈奴不敢南牧先聲奪人秦人不敢戰

而還蓋惟訓練精而不輕用其鋒愛養士卒而人樂爲之死故雖以虎狼之秦危如累卵之趙牧左右其間而措於秦山之安後世言邊事者莫及焉當是時秦挾其詐力天下莫敢誰何宜安之敗牧以孤軍摧秦數十萬之師秦人知牧在而趙終不可取也而以術恂間之知趙君臣之必售其間也牧可不戰而殺之牧去而趙亦隨之亡矣自是築長城除直道塹山堙谷西北騷然邊民塗炭未有烈於此時者也綱目書牧敗秦及秦遇牧而還著牧存趙之績書秦滅趙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二

著趙致滅之因存滅係于一人趙自壞長城矣

寰宇記狼孟故城在陽曲縣東北七十里秦莊襄王二年取趙狼孟是也水經注狼孟故縣王莽之狼謂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孟澗就斷澗爲城有南北門門闔故壁尚在通典漢狼孟縣故城一名黃頭寨今之黃土寨是其地路通忻代趙之北邊也秦取狼孟啟代北之門戶雲中九原在望初據離石窺太原至魏以河西十五城予秦由是自離石至狼孟迄於趙邊此秦蠶食之譎謀也顧祖禹云趙

之強以晉陽及雲中九原而外蔽以魏之河西安邑韓之上黨至魏以河西地入秦而晉陽之右臂空矣秦人復得安邑卽拔韓之上黨而晉陽之左輔缺矣使三晉能知天下之勢其於安邑上黨如扞頭目而衛腹心合與國以爭之上也舉國以爭之次也於安邑上黨固尺寸之地卽爲晉陽延旦夕之命奈何揖寇入門割已肥敵使秦人得以坐待其斃然非三家分晉猶不至此卽李牧一軍猶足以抗其鋒合三國之勢聚全晉之力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爲可慨也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十一

肇域記潞澤之交橫亘一嶺起舟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頽然遺蹟尚在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以詢玉人皆曰梁晉交兵築以相拒考之五代史記一夾寨書一甬道書未有長城百里而不書者今陵川呼此山爲秦嶺以爲秦築以事考之則長平之役秦人絕趙救兵及芻餉而築也當時秦爲客趙爲主客居主地設伏出奇引四十萬人入於計中四十七日至於盡降盡坑略不相聞非其勢

歷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計此城必此時築以限趙之
南北也按史記秦攻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
按據上黨民謂屯兵以據援上黨也趙軍築壘自守
廉頗堅壁不出以老秦師及秦用反間趙括代將出
兵擊秦秦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爲二
士卒離心當是時趙之糧絕軍分後軍不得進上黨
援軍之道亦塞而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
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聚數十萬不習戰之民遮趙軍
其必非用以攻擊資其畚插築長圍也築城至百里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

之遙圍困四十五日之久趙軍南北聲息無聞上黨
之援不至使四十萬人各不相知而俯首就坑迨後
項羽師起故智坑秦卒二十萬人於新安城南如出
一轍爲禍莫烈於此至謂長城爲梁晉交兵所築或
當時因舊跡修守鄉民習近而忘遠也上黨記曰長
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
五里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餘里東西二十
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當卽其所築之城也唐
地理志高平有省窵谷卽白起坑趙卒處本名殺谷

明皇幸潞州過之詔更今名至今天氣常陰有泉色
赤於其下立丹井寰宇記省窈谷在高平縣西北二
十五里西面百步東南北各六十步卽白起坑趙降
卒四十萬露骸千步積血三尺處唐胡會長平詩長
平瓦震武安初趙卒俄成戲鼎魚四十萬人俱下世
元戎何用讀兵書澤州志高平縣棄甲苑在縣西北
卽店頭王莊諸處耕夫常於土中得戈頭箭頭其質
皆銅較今製爲大鋒甚銳傳爲趙軍所棄者唐李賀
長平箭頭歌漆灰骨末丹水砂淒淒古血生銅花白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

翎金箠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我尋平原乘兩馬
驛東石田蒿塢下風長日短星蕭蕭黑旗雲濕懸空
夜左魂右魄唬肌瘦酪瓶倒盡將羊豕蟲棲雁病蘆
筍紅回風送客吹陰火訪古汎瀾收斷鏃折鋒赤壘
曾刳肉南陌東城馬上見勸我將金換箠竹明劉基
長平戈頭歌長平戰骨煙塵飄歲久遺戈金不鑿野
人耕地初拾得土花漬出珊瑚色邯鄲小兒強解事
枉使泥沙埋利器四十萬人非少弱勇怯賢愚一朝
棄陰坑血冷秋復春朽壤食盡蒼蛇鱗湮淪長愧杜

郵劔廢墜空憶樁喉人故壘中宵鬼神入雲愁月暗
戈應泣嗚呼當時豈無牧與頗戈乎不遇可奈何

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大川曰汾曰沁黃河遠於
西汾西流入於河沁南流由瓌入河東流爲直隸之
大川曰漳曰滹沱曰桑乾滹沱發源於秦戲桑乾發
源於洪源皆出古并州境內而漳源則有清濁之分
又有西漳之合東出爲大川源發於并州禹貢合注
漳水有二出大黿谷爲清漳出鹿谷山爲濁漳地理
志清漳出樂平縣西北少山大黿谷北流十八里復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五

折而西南名爲溯流水魏書地形志濁漳水出發鳩
山一名廉山一名鹿谷山山海經山多怪木卽精衛
啣以堙海者沁州鞞水出伏牛等山一名西漳水
東南入襄垣界至甘河入於濁漳清濁二水至鄴西
合流歸東唐六典沁水爲河東道大川不與漳合流
諸泉水獨流南入於河沁源縣志沁水一名洎水漢
志注沁水出穀遠縣北山上世靡谷穀遠卽沁源也
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寰宇記沁有二源一出綿山
東谷一出縣東北馬圈溝俱南流至交口村而合經

縣城東南注受諸水入岳陽界東至武陟入河漳水
發源之鹿谷少山高廣險曲可通東西之道寰宇記
鹿谷山有大道入壺口關東出達襄國西登奚斯巨
嶺以達河東徑阻千里福地記少山在樂平縣沾嶺
高八百丈爲恒山佐命此并南川谷之大勢也

秦王政十六年趙王遷五年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
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胡三
省言樂徐平陰皆代地水經注徐水出代郡廣昌縣
東南大嶺下東北流經北平郡界樂徐之地當在徐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三七

水左右平陰卽趙獻侯所築之平邑也代郡王莽曰
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注
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潭淵而不流俗謂之平湖平陰
之地蓋在此湖之陰也按是時韓魏皆獻地於秦而
趙自代以北固守不下代自桓獻立國趙之根本在
是地震於此變也震而坼大變也應於所立之國不
三年而遷虜於秦變不虛生爲之兆矣

秦王十八年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殺其大將軍李
牧初趙使李牧禦翦秦陰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

欲反趙王令趙葱顏聚往代牧不受命而殺之牧死
軍中震懼王翦遂下井陘大破趙軍殺趙葱顏聚明
年遂克邯鄲虜趙王遷還從太原上郡歸按史稱翦
善撫士卒與同飲食軍中投石超距爲戲視其可用
出之所向必克然翦非牧匹也翦以戰勝而牧能以
不戰勝翦用衆以力而牧服衆以心番吾之師遇牧
而還知其不可勝而反間之秦之計行而趙之防禦
矣故秦不勝於王翦而勝於用間趙不喪於強秦而
喪於人亡不啻自斷其臂也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
晉乘蒐畧

卷之六

三六

絕於等倫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
步延壽能手投之晉魏犢距躍三百是也
秦王政二十五年秦王賁滅代虜王嘉初王翦旣滅
趙趙公子嘉率其宗族數百人奔代自立爲代王趙
之亡大夫稍稍歸之王賁師還攻代虜代王嘉滅其
國自是代亦不祀矣輿圖考蔚州東北代王城周二
十九里九門遺址俱存方輿紀要代王城在蔚州東
北二十里古代國也趙襄子定代國武靈王置代郡
治兵代王城而其後不能守也

吳梅村地里志太原置郡自秦始太原冀州之域禹
貢所謂既修太原者也秦本紀莊襄王二年蒙驁攻
趙定太原初置太原郡水經注晉陽城莊襄王三年
所築漢元年魏王豹以其國絕河津爲楚二年九月
韓信執豹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以太原二十
一縣爲韓國徙封韓王信信反地入於漢封皇子恒
爲代王都晉陽文帝元年改太原郡爲太原國復置
并州袁紹以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卒敗於曹晉惠帝
時劉淵自離石起去晉陽三百里刺史劉越石與之
晉乘蒐略

卷之六

羹

相持淵子聰遣將襲取之其後劉曜遷於長安自平
陽以東盡入石勒已而歸於符氏符堅亡堅子丕自
鄴奔晉陽爲慕容永所滅永死地入於慕容垂垂以
傳其子寶後魏武帝討寶踰勾注臨晉陽破之并州
平至孝明有六鎮之變爲爾朱榮所據榮被誅爾朱
兆入晉陽起兵高歡破兆建大丞相府以成霸業高
氏三主倚晉陽爲根本後主逼於周師自晉州奔晉
陽而遁齊亡周武帝置并州總管府罷州爲太原郡
隋季陵遲寇盜充斥煬帝以唐高祖爲太原留守起

義兵遂定天下改并州總管府劉武周陷并州秦王
世民克之開元中改并州爲太原屬河東道採訪使
天寶初號北都以天兵軍節度使兼北都留守領太
原及遼石嵐汾代忻雲蔚朔九州治太原安祿山反
史思明率十萬衆攻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破於
城下繼光弼者辛雲京最有功會昌二年回鶻由雁
門關入掠太原振武河東節度使劉沔扞禦之始定
分雲蔚朔三州置大同節度使治雲州咸通中李克
用以義國昌拒命併據雲中中和三年克用破黃巢

晉乘蒐略

卷之六

蒐

功第一拜河東節度使又取澤潞邢洺磁五州進爵
晉王兵最强晚年爲朱全忠所扼而莊宗卒以滅梁
取天下號太原爲北京晉漢二主皆太原留守卽帝
位漢祖用其母弟旻尹太原旻以湘陰公仇怨據并
州十一州稱尊四傳至劉繼元始以其國降宋移太
原於三交城改晉陽爲平晉縣宋欽宗棄三鎮种師
中戰歿於榆次知太原張孝純經畧河東力屈死之
金以太原爲武勇軍元立太原路總管府因地震改
冀寧路太原礪山帶河疆以戎索自古爲要地

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更號皇帝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爲謚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按秦以殘暴亡六國視天下非人所得有也湯武除暴救民不有天下者也秦據爲已有重兵栖上郡長城塹邊陲偃然以爲磐石之固計數一傳至萬迄於無窮而沙邱之陵遲旋至望葬之戟者不誰以此始者亦以此終欲爲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九

黔首不得矣

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徙豪傑於咸陽初李斯議變制易封建爲郡縣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山西境內者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雲中九原雁門與三川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瑯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鉅鹿邯鄲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及內史合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命民曰黔首收天下兵

器銷以爲鐘鑠鑄金人十二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漢書五行志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始皇以爲瑞銷兵器作金人以像之

始皇二十六年定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初齊人鄒衍著終始五德之運各以其勝爲行漢賈誼司馬遷從衍相勝之說劉向父子則以相生爲言主相勝者以火能滅金卽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卽以金勝木論相生者則曰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後以母晉乘蒐略卷之六 卒

傳子終而復始始皇采相勝之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于是更命河爲德水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尙黑數以六爲紀事統尙法史注水成數六故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水陰陰主刑殺故尙法令

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治馳道于天下漢書賈山傳曰秦爲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令諸侯

有制得行馳道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始皇二十八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父遂遊海上求
神仙南渡江乃還始皇東行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功
業召魯儒生至泰山下議封禪始皇以其難施用遂
絀儒生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
禪于梁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遂東遊海上
祠山川八神南登琅琊作臺刻石初燕人宋無忌羨
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
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
晉乘蒐略

卷之六

空

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
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上書
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
人入海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
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自南郡由武
關歸史注封泰山積土爲封負土于山上爲壇而祭
之除地爲壇祭於梁父梁父泰山下小山

始皇二十九年帝東遊至武陽韓人張良狙擊誤中

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初張良五世相韓及韓
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報仇始皇東遊
至武陽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始皇
驚求弗得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按是時秦之網密
矣偶語者棄市鞭笞四海威振殊俗而良以一布衣
欲狙擊之擊弗中而大索弗獲固良爲謀之密而秦
人亦無有與同仇者議者謂良乘危冒險出萬死一
生之計自謀亦疎程子言欲報君仇之急固不暇自
爲謀韓已亡而良心繫乎韓謀雖不就而岸然偉然
爲天下奇士秦并吞天下猶餘一韓人不得而有之
天理之所以常存也通志張良平陽襄陵縣張相村
人其先仕晉爲大夫三家分晉遂相韓秦滅韓良求
客擊始皇不中走下邳因遊圯上遇老人授以太公
兵法後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

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自惠文王十二年初
臘至是改曰嘉平茅盈內紀先是邑有歌謠曰神仙
得者茅初成帝欲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欣然有尋
仙之意改臘曰嘉平月令注臘卽周禮蜡祭也歲終

大祭縱吏民燕飲曰臘

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從上郡渡河入并州北收
河南地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爲四十四縣城
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中築亭
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始皇得圖書曰亡秦者胡
也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收河南地地在大河之南秦爲新秦中漢爲朔方唐
爲勝州豐州明爲河套鄂爾多斯地踰河卽并州西
界恬將數十萬衆鎮上郡三十餘年邊氓挽運軍食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差重役繁并之民力竭矣

三

史記蒙恬傳秦并天下使蒙恬北逐匈奴築長城因
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又使蒙恬除直道道
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按王伯
厚言以水佐耕者豐以水佐守者固商鞅決裂阡陌
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昔人謂溝洫壞而長城
興從未有塹堙數千里如秦之甚者春秋之世田有
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
戎車之利也至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

抄易而防守難不得已有長城之築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從雲中以北至代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鹵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至秦一天下始大廓其規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

晉乘蒐略

卷之六

畜

北假中伊古以來未之有也至後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起長城自黃櫨嶺北至社千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

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鹵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推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並置立成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雲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

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發丁男百萬餘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皆踵秦之故轍而盛於漢延於魏齊趙而極於隋者也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始皇因其敝而更擾之楊子法言謂恬塹堙山谷毒痛天下雖忠於秦不足言也及恬受命而死曰恬罪固當

死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無絕地脉乃恬之罪也太史公言恬阿意興功輕百姓力壞於中以彊於外不得罪地脉也司馬公言恬爲始皇使以虐民不仁可知而擁重兵在外守死不貳猶明於爲人臣之義然竭天下之脂膏以填巨壑不獨害在一時已爲後世階之厲矣

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初淳于越言請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李斯議以前時諸侯并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是古非今惑亂黔首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六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令下舉世譁然始皇聞盧生侯生譏議使御史按問之諸生轉相傳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按自是秦之暴無復加矣寃骸積於空谷簡牘化爲烟塵生民之理泯焉幾盡而秦之族亦無遺類太子公主盡芟除於肆志廣欲之胸而望彝難作一朝共盡更不須時故曰族秦者秦也

皇輿全覽代州東北二十里殺子谷秦太子扶蘇死
此有恨斯水源出谷中水流石罅如呼李斯聲後人
名之以志恨初始皇坑儒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
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
監蒙恬軍於上郡及始皇道崩趙高李斯矯詔數扶
蘇上書誹謗怨望賜死扶蘇發書泣蒙恬請復請而
死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代人哀之名
其谷以志恨按扶蘇將三十萬衆之權俯首受命與
申生之無罪而死千古同慨然此正天之所以亡秦
晉乘蒐略

卷之六

李

隨之亡矣劉友益言秦所以亡以立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坑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坑儒始而以是傾其家國紆天下士民之氣天道神明幽隱難測固如是哉崞縣志於代州東二十里陝西延綏境亦有扶蘇墓後人哀之所在援引爲重唐陶翰殺子谷詩扶蘇秦帝子舉代稱其賢百萬猶在握可爭天下權束身就一劍壯志皆棄捐塞下有遺蹟千齡人共傳疎蕪盡荒草寂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六

歷空寒壇到此應垂淚非我獨潸然

三十七年九月葬驪山下錮三泉治銅錮塞至三重之泉奇器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旣已工匠爲機者盡閉之無復得出

二世皇帝元年殺諸公子公主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騁六驥過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

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意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酷刑誅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令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于杜相連逮者不可勝數

二世皇帝元年陳勝吳廣起兵于蘄勝自立爲楚王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九

以廣爲假王擊滎陽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乃相與謀共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蘄斬下徇斬以東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陳守丞戰死遂入據之初大梁人張耳陳餘在

陳爲里監門陳勝旣入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
二人賢見之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
以問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
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
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
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
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
法皆殺其長吏以應勝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
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逐
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
陽廣尋爲裨將田臧所殺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七

二世皇帝元年劉邦起兵于沛劉邦字季沛豐邑中
陽里人爲人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
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
好相人奇其狀貌以女妻之旣而爲縣送徒驪山徒
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
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十餘人季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

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中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勝起沛令欲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季季衆已數十百人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爲沛公蕭曹爲收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按古稱高祖不由尺土崛起風埃之中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不得而臣之故綱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三

曰於起兵後卽以沛公名之當其時四海鼎沸蜂屯蟻聚楚齊魏趙韓燕及三秦爲國有九臣無定主而高祖一舉將相兼得張良欲復韓未知所從遇沛公於畱卽以爲天授而屬焉由是知人善任腹心良平股肱蕭曹爪牙信布與項羽西嚮爭天下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天下皆以漢王寬大長者宜先入關言於懷王而遣之及入咸陽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悉除秦苛法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伐罪之義叛亡亭長而能若是天命之也子輿氏當芟胥漸之時

而定以不嗜殺人一語立萬世之宗於此信而有徵
至哉言矣

二世皇帝元年楚項梁起兵于吳項梁者下相人楚
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賢士大夫
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
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
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
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
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知豪吏喻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三

以所爲起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
自爲會稽守以籍爲裨將籍時年二十四按楚漢之
際天下竝起誅無道秦項王之力爲多功亦偉而不
能免於垓下之厄者嗜殺人也洹水之約夜坑秦降
卒二十萬人於新安城南彭城之戰漢軍十餘萬人
入穀泗水又殺漢卒十餘萬人於睢水睢水爲之不
流羽以喑啞叱咤之氣飄忽震蕩如風雨當之無不
披靡殲之惟恐不盡自起兵八歲身歷七十餘戰未
嘗敗北敗於垓下一戰遂不能保其身天之亡秦力

無所施數十萬肝腦塗地之怨氣鬱結而發也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殘民以逞霸王之業豈果可以力征得哉殘民者殃必及身惜未聞子輿氏不嗜殺人
之旨也

二世皇帝二年三川兵起二世諂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行督責之術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成仁義之塗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三

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

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爲位賤此
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
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
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
曰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亦望裂地而王其子由守三
川楚盜皆其旁縣子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
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
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爲人精
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七

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請且止阿房宮作
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
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
吏按罪斯自負其辯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斯與
子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
獄中上書自陳前功高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
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
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
辭服奏當上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

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
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按李斯見倉鼠之食
粟知所自處惟在擇利利心一熾沙邱之謀忍而爲
之後復以非所當議者亦利在託命而勉就其謀至
三川兵起而阿二世以督責之法督責嚴而死者相
望於道彼固以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而趙高之所大
不安者在斯必寘之死而後快者也昏冥之時親邪
忌正彼已逢惡得君而以邪攻之反不能勝則引歸
所忌以正論以愚之俟其淫昏而蹙之使言果觸其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五

怒然後乘間行讒言亦易入未有矯變若是之極者
李斯之奸惡惟趙高得攻發之如醫之療毒毒甚而
良藥不能濟以毒攻毒而毒可治也如吏之捕賊賊
大而捕人不能近以賊攻賊而賊可得也趙高之甘
心於斯更進一法使其自窮斯之以法斃人者轉而
自斃矣斯死而高相指鹿爲馬望夷肆逆而卒亦伏
誅夷族如斯同歸於盡高本內宦之厮役後世權闖
皆竊其術以流毒萬世之罪人也

二世皇帝二年楚遣沛公西入關初楚懷王與諸將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尙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且楚進取數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西

二世皇帝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宋義至安陽畱四十六日不進項

晉乘蒐略

卷之六

美

羽曰秦圍趙急以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

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卽其帳中
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
將莫敢枝梧共立羽爲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王
因以羽爲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名陳餘餘
不敢前耳又使張騫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
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齊師燕師及耳子敖來救
亦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
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甌燒
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
晉乘蒐略

卷之六

七

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
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旣破秦軍諸
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
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二世皇帝三年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
子嬰爲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初中丞相趙高
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

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十六

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楚漢之交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魏時封爲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

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下魏地欲立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請立魏王後乃迎魏咎於陳而立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於齊楚齊楚遣兵隨市救魏章邯擊破諸軍殺周市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豹數千人復秦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從項羽入關至是羽欲有梁地徙豹河東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豹請歸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十九

視親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按此欲守蒲關之險以拒漢也豹爲楚所立而從擊楚非其本心及敗歸而輕漢知漢不可恃絕河津以待之而不知楚漢之交天下糾紛前無所倚後無所援河東雖有山河之險而孤立難守卒爲所擄也

前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居樓煩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富於財稱雄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師古註馬邑人聶壹之類也數傳至况生伯旂樞伯少受

學通大義家本北邊志節慷慨哀帝時穉爲西河屬國都尉穉生彪彪生固彪著西漢書固續成之其弟超出使西域安集五十餘國蓋自其先家本北邊耳熟邊事故能奮起一時垂成大功晉志古樓煩在寧武以北隋於靜樂界置樓煩郡因漢樓煩縣爲名元和郡縣志嵐州靜樂合河皆漢汾陽縣地東漢時太原郡無汾陽縣并省入樓煩班氏避地樓煩世有令德漢時孝廉方正等科樓煩班氏屢膺其選邊方文學自漢已啟之也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六

漢書地理志代郡靈邱縣滋河至文安入大河歸并州川水經注滋水卽溫夷之水也出靈邱西北高氏山上有石銘題冀州北界世謂之石銘陘靈邱縣志滋水一名溫夷水又名唐河在縣南自渾源州流入東入廣昌縣界卽古嘔夷水也水經注滋水在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於峽以譏行旅元和志隘門山高峯隱山深溪埒谷壁立直上層崖刺天自古道極險陘後魏置義倉之所今呼爲龍門又西南滋水亦入唐河元和志滋水出縣西枚迴山懸流五丈湍

激之聲響動山谷樵伐之夫咸由此渡巨木淪胥久
乃方出或落崖石無不粉碎皇輿全覽枚廻山與高
氏山相連故山海經謂滋水出高氏山下入唐河與
滋水合而爲一矣高氏山東卽龍泉山下有龍泉明
馮如京過龍泉山詩谿衍窺虎穴縹緲望龍泉山迴
青霞繞天低白日懸野人忘漢代古木自堯年好息
風塵累來茲結靜緣

晉乘蒐略

卷之六

全

